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儉二

國史條例議

金粟之重八政所先食貨通則國富民實宜加編錄以崇務本朝會志前史不書蔡邕稱先師胡廣說漢舊儀此乃伯喈一家之意曲碎小儀無煩錄宜立食貨省朝會洪範九疇一曰五行五行之本先乎水火之精是爲日月五行之宗也今宜憲章前軌無所改革又立帝女傳亦非淺識所安若有高德異行自當載在列女若止於常美則仍舊不書南齊書檀超傳左僕射王儉議

乘輿副車議

時乘輿無副昔周五輅大朝臨軒權列三輅今衣書十二乘古制車之象也亦曰五時副車青荫車是謂揄[illegible]車通典六十四

服章議

依漢三公服山龍九章卿華蟲七章（南齊書輿服志）

金貂議

漢景六年梁王入朝中郎謁者金貂出入殿門左思魏都賦云藹藹侍列金貂齊光此藩國侍臣有貂之明文晉百官表云太尉參軍四人朝服武冠此又宰府之明文（南史二十二王儉傳）

公府長史朝服議

春秋國語云貌者情之華服者心之文嚴廊盛禮衣冠爲大是故軍國異容內外殊序而自頃承用每有乖違府職掌人教四方是則臣居毗佐志在當官承言先典載懷夕惕案晉令公府長史官品第六銅印墨綬朝服進賢兩梁冠掾屬官品第七朝服進賢一梁冠晉官表注亦與令同而今長史掾屬但著朱服而已此則公違明文積習成謬謂宜依舊制長史兩梁冠掾屬一梁冠並同備

朝服中單韋舄，率由舊章。若所上蒙允，並請班司徒二府及諸從同三府，通爲永準。又尋舊事，司徒公府領步兵者，職僚悉同降朝不領兵者，主簿、祭酒中單韋舄，並備令史以下，唯著玄衣。今府既開，公謹遵此制。其或有署臺位者，玄服爲疑。案令稱諸有兼官，皆從重官之例。尋內官爲重，其署臺位者，悉宜著位之服，不在玄服之例。若署諸卿寺位兼府職者，雖三品，而卿寺爲卑，則宜依公府玄衣之制。服章事重，禮儀所先，請臺詳服。宋書禮志五，元徽四年司徒右長史王儉議

又議

自頃服章多闕，有違前準。近議依令文，被報不宜改革。又稱左丞劉議，案令文凡有朝服，今多闕亡，然則文存服損，非唯鉉佐，用捨既久，卽爲舊章。如下旨伏尋皇宋受終，每因晉舊，制律令條章，同規在昔。若事有宜，必合懲改，則當上關詔書，下由朝議，懸諸日月，垂則後昆。豈得因外府之乖謬，以爲盛宋之興典，用晉氏之律令

而謂其儀爲顛沛哉順違從失非所望於高議申明舊典何改革之可論又左丞引令史之關服以爲鉉佐之明比夫名位不同禮數異等令史從省或有權宜述宮簡略爲失彌重又主簿祭酒備服於王庭長史掾屬朱衣以就列於是倫比自成矛盾此而可忍孰不可安將引令以尊舊臺據失以爲例研詳符旨良所未譬尙官而行何彊之有制令昭然宇以無貳上同

郊殷議

案禮記王制天子先祫後時祭諸侯先時祭後祫春秋僖二年祫明年春禘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禮緯稽命徵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記所論禘祫與時祭其言詳矣初不以先殷後郊爲嫌至於郊配之重事由王迹是故杜林議云漢業特起不因緣堯宜以高帝配天魏高堂隆議以舜配天蔣濟云漢時奏議謂堯已禪舜不得爲漢祖舜亦已禪禹不得爲魏之祖今宜以武皇帝配天齊

宋因循、郎爲前式、又案禮及孝經援神契並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於其室聽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大戴禮記曰、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許愼五經異義曰、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也、周官匠人職稱明堂有五室、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初不聞有文王之寢、鄭志趙商問云、說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爲明堂卽文廟邪鄭荅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配也、袁孝尼云、明堂法天之宮、本祭天帝而以文王配、配其父於天位、則可牽天帝而就人鬼、則非義也、泰元十三年孫耆之議、稱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爲皇天之位、明堂卽上帝之廟、徐邈謂配之爲言、必有神主、郊爲天壇、則堂非文廟、史記云、趙綰王臧欲立明堂、于時亦未有郊配、漢又祀汾陰五畤、卽是五帝之祭、亦未有郊配、議者或謂南郊之日、已旅上帝、若又以無配而特祀明堂、

則一日再祭於義爲黷案古者郊本不共日蔡邕獨斷曰祠南郊祀畢次北郊又次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氣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時兆於方郊四時合歲功作相成亦以此月總旅明堂是則南郊明堂各日之證也近代從省故與郊同日猶無煩黷之疑何者其爲祭雖同所以致祭則異孔晁云言五帝佐天化育故有從祀之禮旅上帝是也至於四郊明堂則是本祀之所譬猶功臣從饗豈復廢其私廟且明堂有配之時南郊亦旅上帝此則不疑於共日今何故致嫌於同辰又禮記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歲徧尚書堯典咸秩無文詩云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據此諸義則四方山川猶必享祀五帝大神義不可略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郊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皇帝配天文皇帝配上帝然則黃初中南郊明堂皆無配也又郊日及牲色異議紛然郊特牲云郊之用辛周之始郊也盧植

云辛之爲言自新絜也鄭玄云用辛日者爲人當齋戒自新絜也漢魏以來或丁或巳而用辛常多改之典據辛日爲允郊特牲又云郊牲幣宜以正色繆襲據祭法云天地騂犢周家所尚魏以建丑爲正牲宜尚白白虎通曰三王祭天一用夏正所以然者夏正得天之數也魏用異朔故牲色不同今大齊受命建寅創歷郊廟用牲一依晉宋謂宜以今年十月殷祀宗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來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宜以共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並無配犧牲之色率由舊章南齊書禮志上建元元年七月

朝堂諱訓議

后諱依舊不立訓禮天子諸侯諱羣祖臣隸既有從敬之義宜爲太常府君諱至於朝堂榜題本施至極既追尊所不及禮降於在三晉之京兆宋之東安不列榜題孫緬議稱京兆列在正廟臣下應諱而不上榜宋初博士司馬道敬議東安府君諱宜上榜何承

天執不同。卽爲明據。其有人名地名。犯太常府君及帝后諱者。皆改。宣帝諱同。二名不偏諱。所以改承明門爲北掖。以榆有之字與承。並東宮承華門亦改爲宣華云。南齊書禮志上建元元年太常上朝堂諱訓僕射王儉議

太子迎車駕臨喪議

尋禮記服問。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婦。言國君爲此三人爲主喪也。今鑾輿臨降。自以主喪而至。雖因事撫慰。義不在弔。南郡以下。不應出門奉迎。但尊極所臨。禮有變革。權去杖絰。移立戶外。足表情敬。無煩主哭。皇太子既一宮之重。自應以車駕幸宮。依常奉候。既當成服之日。吉凶不容相干。宜以衰幘行事。望拜止哭。率由舊章。尊觴不以臨弔。奉迎則惟常體。求之情禮。如爲可安。南齊書文惠太子傳穆妃薨。成服日。車駕出臨喪。朝議疑太子應出門迎。左僕射王儉云云。又南史四十四

國臣爲太子妃服議

禮。庶人爲國君齊衰。先儒云。庶人在官。若府史之屬是也。又諸侯

之大夫妻爲夫人服緦衰七月以此輕微疏遠故不得盡禮今皇孫自是蕃國之王公太子穆妃是天朝之嫡婦宮臣得申小君之禮國官豈敢爲夫人之敬當單衣白帢素帶哭於中門外每臨輒入與宮官同（南齊書禮志下建元二年太子穆妃薨南郡王聞喜公國臣疑制君母服儉又議）

宮臣爲太子妃服議

禮記文王世子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且漢魏以來宮僚充備臣隸之節具體在三昔庾翼妻喪王允勝弘（南史作含）謂府吏宜有小君之服況臣節之重邪宜依禮爲舊君妻齊衰三月居宮之身並合屬假朝晡臨哭悉繫東宮今臣之未從官在遠者於君宮之所屬盡二日半仍行喪成服遺牋表不得奔赴（南齊書禮志下建元二年皇太子妃薨前宮臣疑成服左僕射王儉議文略見南史二十二）

太子妃銘旌議

禮既塗棺祓取銘置于殯東大斂畢便應建于西階之東（南齊書禮志下）

太子妃斬草乘黃議

建銘旌僕射王儉議

太子妃薨建旒議

旒本是命服，無關於凶事。今公卿以下，平存不能備禮，故在凶乃建耳。東宮秩同上公，九命之儀，妃與儲君一體，義不容異，無緣未同常例，別立凶旒。大明舊事，是不經詳議，率爾便行耳。今宜攷以禮典，不得效尤從失。吉部伍自有桁輅，凶部別有銘旌，若復立旒，復置何處。婁自用八。南齊書禮志下：宋大明二年，太子妃薨，建九旒，有司又議斬草日建旒與不，若建旒，應幾旒，及畫龍升降云何，又用幾婁。僕射王儉議。又見通典八十四。

太子妃靈還在道不設祭議

既虞卒哭，祭之於廟，本是祭序昭穆耳，未全同卒吉四時之祭也。所以有朔望殷事，蕃國不行權制。宋江夏王妃卒哭以後，朔望設祭。帝室既以卒哭除喪，無緣方有朔望之祭。靈筵雖未升廟堂，而殿中即成行廟，猶如桓玄及宋高祖長沙臨川二國，並有移廟之

禮豈復謂靈筵在途便設殷事邪推此而言朔望不復俟祭宋懿后時舊事不及此益可知時議（南齊書禮志下有司奏穆妃卒哭後靈還在道遇朔望當須設祭不）議王儉

太子妃喪遇閏議

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譏穀梁云積分而成月公羊云天無是月雖然左氏謂告朔爲得禮是故先儒咸謂三年朞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夫閏者蓋是年之餘日而月之異朔所以吳商云含閏以正朞允協情理今杖朞之喪雖以十一月而小祥至於祥縞必須周歲凡厭屈之禮要取象正服祥縞相去二月厭降小祥亦以則之又且求之名義則小祥本以年限故於倫例則相去必應二朔今以厭屈而先祥不得謂此事之非朞事既同條情無異貫沒閏之理固在言先設令祥在此晦則去縞三月依附準例益復爲礙謂應須五月晦乃祥此國之大典宜共

精詳、並通關八座丞郎、研盡同異、南齊書禮志下建元三年左僕射王儉議又見通典一百

答褚淵難喪遇閏議

含閏之義、通儒所難、但祥本應碁、屈而不遂、語事則名體俱存、論哀則情無以異、述雖數月、義實計年、閏是年之歸餘、故宜總而苞之、碁而兩祥、緣尊故屈、祥則沒閏、象年所申、屈申兼著、二塗具舉、經紀之旨、其在茲乎、如使五月小祥、六月乃閏、則祥之去縞、事成二月、是爲十一月、以象前碁、二朔以放後歲、名有區域、不得相參、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唯書上月、初不言閏、此又附正之明義也、鄭射王賀、唯云碁則沒閏、初不復區別杖碁之中、祥將謂不俟言矣、成休甫云、大祥後禫、有閏別數之明、杖碁之祥、不得方於綅縞之末、即恩如彼、就例如此、南齊書禮志下建元三年又見通典一百

穆太妃小祥南郡王應不相待議

禮有倫序、義無徒設、如令遠則不待、近必相須、禮例既乖、即心無

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外雜，則逝還之子，自應開立別門以終喪事。靈筵祭奠，隨在家之人，再朞而毀。庶子在家，亦不待嫡，而況儲妃正體王室，中軍長且之重，天朝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疑。謂應不相待。中軍綖縞之日，聞喜致哀而已，不受弔慰。至聞喜變除，昆弟亦宜相就寫情，不對客。南史四十四竟陵王子良傳太妃以七月薨子良以八月奉凶問及小祥疑南郡王應相待尚書左僕射王儉議

安陸王子婦爲范貴妃服議

孫爲慈孫，婦爲慈婦，姑爲慈姑，宜制朞年服。南史四十四安陸王子敬傳子敬所生早亡帝命貴妃范氏母養之而子及婦服制疑無明文永明中尚書令王儉議

單拜錄尚書優策議

見居本官，別拜錄推，理應有策書，而舊事不載。中朝以來，三公王侯，則優策並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優。優者褒美，策者兼明委寄。尚書職居天官，政化之本，故尚書令品雖第三，拜必有策。錄尚書品

秩不見而總任彌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不別有策即事緣情不容均之凡僚宜有策書用中隆寄既異王侯不假優文南齊書褚淵傳

司空未拜而薨掾屬爲吏敬議

依禮婦在塗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今掾屬雖未服勤而吏節稟於天朝宜申禮敬南齊書褚淵傳

司空解職而薨府史制服議

依中朝士孫德祖從樂陵遷爲陳留未入境樂陵郡吏依見君之服陳留迎吏依娶女有吉日齊衰弔司徒府宜依居官制服南齊書褚淵傳

庶姓三公輀車議

官品第一皆加幢絡南齊書褚淵傳

昭皇后遷祔儀議

奠如大斂賀循云從墓之墓皆設奠如將葬廟朝之禮范甯云將

窆而奠雖不稱爲祖而不得無祭南齊書禮志下建元四年高帝山陵昭皇后應遷祔祠部疑有祔祭及遣啟諸奠九飯之儀不左僕射王儉議

遷祔設虞議

范甯云葬必有魂車若不爲其歸神將安舍世中改葬即墓所施靈設祭何得不祭而毀邪賀循云既窆之設奠於墓以終其事雖非正虞亦粗相似晉氏修復五陵宋朝敬后改葬皆有虞今設虞非疑南齊書禮志下建元四年昭皇后遷祔有司奏應無虞左僕射王儉議

諒闇議

權典既行喪禮斯奪事興漢世而源由甚遠殷宗諒闇非有服之稱周王即吉唯宴樂爲譏春秋之義嗣君踰年即位則預朝會聘享焉左氏云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又云諸侯即位小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至於諒闇之內而圖婚三年未終而吉禘齊歸之喪不廢蒐杞公之卒不徹樂皆致譏貶以

明鑒戒。自斯而談，朝聘蒸嘗之典，卒哭而備行，婚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舉，通塞興廢，各有由然。又案大戴禮記及孔子家語，並稱武王崩，成王嗣位，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襄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平公既即位，改服修官，烝于曲沃。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乎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春秋左氏傳，凡君卒哭而祔，祔而特祀於主，蒸嘗禘於廟。先儒云，特祀於主者，特以喪禮奉新亡者，至於寢不同於古，蒸嘗禘於廟者，卒哭成事，羣廟之主，各反其廟，則四時之祭皆即吉也。三年喪畢，吉禘於廟，躋羣主以定新主也。凡此諸義，皆著在經誥，昭乎方冊，所以晉宋因循，同規前典，卒哭公除，親奉蒸嘗，率禮無違，因心允協。爰至泰豫元年，禮官立議，不宜親奉，乃引三年之制，自天子達。又據王制稱，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

曾不知自天子達，本在至情。既葬釋除，事以權奪，委衰襲袞，孝享宜申。越紼之旨，事施未葬；卒哭之後，何紼可越？復依范宣之難杜預，譙周之論，士祭並非明據。晉武在喪，每欲存寧戚之懷，不全依諒闇之典。至於四時蒸嘗，蓋以哀疚未堪，非便頓改舊式。江左以來，通儒碩學，所歷多矣，守而弗革，義豈徒然。又宜即心而言，公卿大夫，則負扆親臨，三元告始，則朝會萬國，雖金石輟響，而簨虡充庭，情深於恆哀，而跡降於凡制。豈曰能安，國家故也。宗廟蒸嘗，孝敬所先，寧容吉事備行，斯典獨廢。就令必宜廢祭，則應三年永闕，乃復同之他故，有司攝禮，進退二三，彌乖典衷。謂宜依舊親奉。南齊書禮志上。建元四年，尚書令王儉採晉中朝諒闇議奏，從之。又見通典五十二。

嗣位郊祀議

案秦為諸侯，雜祀諸畤。始皇幷天下，未有定祠。漢高受命，因雍四畤而起北畤，始祀五帝，未定郊丘。文帝六年，新垣平議，初起渭陽

五帝廟武帝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祠雍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明年立太一祠於甘泉自是以後二歲一郊與雍更祠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於長安定南北郊哀平之際又復甘泉汾陰祠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依匡衡議還復長安南北二郊光武建武二年定郊祀兆於洛陽魏晉因循率由漢典雖時或參差而類多間歲至於嗣位之君參差不一宜有定制檢晉明帝太寧三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即郊簡文咸安二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文帝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其年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改元亦郊此則二代明例差可依放今聖明係業幽顯宅心言化則頻郊非嫌語事則元號初改禋燎登配孝敬兼遂謂明年正月宜饗禮二郊虞祭明堂自茲厥後依舊間歲（南齊書禮志上建元四年世祖即位尚書令王儉議又略見南史二十二通典四十二）

日蝕廢社議

禮記曾子問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唯大喪乃廢至於當祭之日火及日蝕則停尋伐鼓用牲由來尚矣而簠簋初陳問所不及據此而言致齋初日仍值薄蝕則不應廢祭又初平四年博士孫瑞議以日蝕廢冠而不廢郊朝議從之王者父天親地郊社不殊此則前準謂不宜廢南齊書禮志上永明元年十二月有司奏今月三日臘祠太社稷一日合朔日蝕既在致齋內未審於社祠無疑不曹檢未有前準尚書令王儉議又見通典七十八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貴筑王毓藻校刊

全齋文卷十終

全齊文卷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儉三

南郊明堂異日議

前漢各日，後漢亦不共辰，魏晉故事，不辨異同，宋立明堂，唯據自郊徂宮之義，未達祀天旅帝之旨。何者，郊壇旅天，甫自詰朝，還祀明堂，便在日昃，雖致祭有由，而煩黷斯甚。異日之議，於理爲弘。春秋感精符云：王者父天母地，則北郊之祀，應在明堂之先。漢魏北郊，亦皆親奉，晉泰寧有詔，未及遵建，咸和八年，甫得營繕，太常顧和秉議，親奉康皇之世，已經遵用，宋氏因循，未遑釐革，今宜親祠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瘞后土，後辛祀明堂，御並親奉，車服之儀，率遵漢制，南郊大駕，北郊明堂，降爲法駕，袞冕之服，諸祠咸用。南齊書禮志上，永明二年，尚書令王儉議。

釋奠釋菜議

周禮春入學舍菜合舞記云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云始入學必釋奠先聖先師中朝以來釋菜禮廢今之所行釋奠而已金石俎豆皆無明文方之七廟則輕比之五祀則重陸納車胤謂宣尼廟宜依亭侯之爵范甯欲依周公之廟用王者儀范宣謂當其為師則不臣之釋奠日宜備帝王禮樂此則車陸失於過輕二范又傷於太重喻希云若至王者自設禮樂則肆賞於至敬之所若欲嘉美先師則所（通典作則須所）況非備尋其（通典作卿尋）此說守附情理皇朝屈尊弘教待以師資引同上公即事惟允元嘉立學裴松之議應備六佾以郊樂未具故權奏登歌今金石已備宜設軒縣之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南齊書禮志上永明三年尚書令王儉議又見通典五十三）

皇孫南郡王冠議

皇孫冠事歷代所無禮雖有嫡子無嫡孫然而地居正體下及五

世。今南郡王體自儲暉、實惟國裔、元服之典、宜異列蕃。案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賓加其冠、贊者結纓。鄭玄云、主人、冠者之父兄也。尋其言及父兄、則明祖在父不為主也。大戴禮記公冠篇云、公冠自為主、四加玄冕、以卿為賓。此則繼體之君、及帝之庶子不得稱子者也。小戴禮記冠義云、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注稱嫡子冠於阼、庶子冠於房。記又云古者重冠、故行之於廟、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據此而言、彌與鄭注儀禮相會。是故中朝以來、太子冠則皇帝臨軒、司徒加冠、光祿贊冠、諸王則郎中加冠、中尉贊冠。今同於儲皇則重、依於諸王則輕。又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父在斯為子、君在斯為臣。皇太子居臣子之節、無專用之道。南郡雖處蕃國、非支庶之列、宜稟天朝之命、徵申冠阼之禮。晉武帝詔稱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正典。此蓋謂庶子封王、合依公冠自主之義。至於國之長孫、遣使惟允、宜使太常

持節加冠，大鴻臚爲贊，醮酒之儀，亦諮二卿，祝醮之辭，附准經記，別更撰立，不依蕃國常儀，國官陪位拜賀，自依舊章。其日內外二品清官以上，詣止車集賀，並詣東宮南門通牋，別日上禮，宮臣亦詣門稱賀，如上臺之儀。既冠之後，剋日謁廟，以弘尊祖之義。此既大典，宜通關八座丞郎並下二學詳議。南齊書禮志上：永明五年，有司奏南郡王昭業冠，求儀注，未有前準，尚書令王儉議。又見通典五十六。

江斆不宜繼孫啟

禮無後小宗之文，近世緣情，皆由父祖之命，未有既孤之後，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江忠簡胤嗣所寄，唯斆一人，傍無眷屬，斆宜還本。若不欲江孫絕後，可以斆小兒繼孫爲孫。南齊書江斆傳：初，宋明帝敕斆出繼從叔愻，爲從祖淳後，於是僕射王儉啓。

諫省南豫州啟

愚意政以江西連接汝潁，土曠民希，何奴越逸，唯以壽春爲阻，若

使州任得才虜動要有聲聞豫設防禦此則不俟南豫假令或虛一失醜將之來聲不先聞胡馬倏至壽陽嬰城固守不能斷其路朝廷遣軍歷陽已當不得先機戎車初戒每事草創孰與方鎮常居軍府素正臨時配助所益實少安不忘危古之善政所以江左屢分南豫意亦可求如聞西豫力役尚復粗可今得南譙等郡民戶益蔣於其實益復何足云南齊書州郡志上建元二年

立春在郊無煩遷日啟

案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盧植云夏正在冬至後傳曰啟蟄而郊此之謂也然則圜丘與郊各自行不相害也鄭玄云建寅之月晝夜分而日長矣王肅曰周以冬祭天於圜丘以正月又祭天以祈穀祭法稱燔柴太壇則圜丘也春秋傳云啟蟄而郊則祈穀也謹尋禮傳二文各有其義盧王兩說有若合符中朝省二丘以并二郊

卽今之郊禮義在報天事兼祈穀既不全以祈農何必俟夫敬蟄史官惟見傳義未達禮旨又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復是近世明例不以先郊後春爲嫌若或以元日合朔爲礙者則晉成帝咸康元年正月一日加元服二日親祠南郊元服之重百僚備列雖在致齋行之不疑今齋內合朔此卽前準若聖心過恭寧在嚴絜合朔之日散官備防非預齋之限者於止車門外別立幔省若日色有異則列於省前望實爲允竊謂無煩遷日（南齊書禮志上永明元年當南郊而立春在郊後世祖欲遷郊尚書令王儉啟又略見通典四十二）

與豫章王嶷牋

舊楚蕭條仍歲多故荒民散亡（南史作流人散）實須緝理公臨蒞甫爾英風惟穆江漢來蘇八州慕義自庾亮以來荆楚無復如此美政古人期月有成而公旬日致治豈不休哉（南齊書豫章王嶷傳建元元年遷揚州刺史[illegible]）

豫章郡王僕射王儉牋又南史四十二以此書在齊未受禪時

答陸澄書

易體微遠實貫羣籍施孟異聞周韓殊旨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該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元凱注傳超邁前儒若不列學官其可廢矣賈氏注經世所罕習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麋略范率由舊式凡此諸義並同雅論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略藝文並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南齊書陸澄傳

答王逡之問

皇太子穆妃服尚書左丞兼著作郎王逡之問左僕射王儉中軍南郡王小祥應待閏喜不穆妃七月二十四日薨閏喜公八月發哀計十一月之限應在六月南郡王爲當同取六月則大祥復申一月應用八月非復正月在存親之義若各自爲祥應至相間立

素雜糅未審當有此疑不儉日送往有已復生有節罔極非服制所申祥縞明示終之斷相待之義經記無聞世人多以廬室衰麻不宜有異故相去一二月者或申以俱除此所謂任情徑行未達禮旨昔撰喪記已嘗言之遠還之人自有為而未祭在家之子立何辭以不變禮有除喪而歸者此則經記之遺文不待之明據假使應待則相去彌年亦宜必待乃為衰絰永服以窮生吉彌長絕於宗廟斯不可矣苟曰非宜則旬月之閒亦不容申何者禮有倫序義無徒設今遠則不待近必相須禮例既乖即心無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雜則古有異宮之義設無異宮則遠還之子自應開立別門以終喪事靈筵祭奠隨在家之人再朞而毀所以然者奔喪禮云為位不奠鄭玄云以其精神不存乎此也聞哀不時實緣在遠為位不奠益有可安此自有為而然不關嫡庶庶子在家亦不待嫡矣而況儲妃正體王室中軍長嫡之重天朝又行權制

遑遑彌復非疑謂不應相待中軍祥禫之日聞喜致哀而已不受弔慰及至忌辰變除昆弟亦宜相就寫情而不對客此國之大典宜通關八座丞郎共盡同異然後奏御（南齊書禮志下）

竟陵王山居讚

升堂踐室金暉玉朗亹亹大韶遙遙閒賞道自德弘聲由業廣顯重實歸情深虛往濠梁在茲安事遐想（藝文類聚三十六）

賜連珠

蓋聞王佐之才雖遠豈必見採於當世凌雲之氣徒盛無以自致於雲閣是故魏人指王於外野和氏泣血於荊山（藝文類聚五十七）

高帝哀策文

降階執禮泣血纏心感容臺之罷御哀恭館之不臨仰神儀而邈絕祝區物而悽陰俾茲良史敬修舊則敢圖鴻規式揚至德其辭曰

緜源遐裔肇惟商巨聖功盛夏賢識歸周我皇踵武超冠前猷英風允迪德音孔修月準數仁日精表孝則地均和體天合照外弘三至內隆七教水祇將傾乾維晦象聿弁長襲鼓磬屬響聲化已渝政刑遂往國圖靡紐民規載爽康世以德撥亂資武威以雷霆潤以風雨六術允昭四義克舉自東徂北遐方即敘功被河濟化隆江漢帝基伊式王維佇幹改步藩屏來登翼贊綢繆總章因循陽館昔在保衡君違斯正爰茲博陸亦鑒靈命放昏以忠登明資敘義煥金石功昭舞詠蠢爾荆漢悖亂人經謀連樞禁兵接神洞禦姦以德禦先以刑獄提宗寢欲至王庭政教雲行徽猷天造山巖紫璇苑茂朱草玉檢騰暉金繩薦贊天統既穆地維既肅遐邇胥體表裏禔福乃眷斯民昧旦仔軸興文偃武繼禹蹈服所尚惟儉所寶惟賢居尊彌約無善不延膠庠載緝風軌克宣上洞清儀下逵玄泉聽覽閑日應物餘景怡慮以文棲心以辭鴻章晨映微

言夕永迹、庇區服情、絲甃瓶薦、寓飧利、百神受職、梁甫欣儀、云亭望式、輔德伊何、任捐民極、爲居長傾、寢暉斯昃、機照惟寂、違鑒靡傷、愼終敬始、知微知彰、立言垂範、玉潤金相、贈仰道式、哀結流霜、旋玉軑之暇鏡、动雲旗之逶迤、振哀笳於八極、暫衛蹕於咸池、絕應掖而稍遠、視機衡而長離、風遲遲而懷暮、日僭僭其若垂、感衣冠於喬岳、追弓劍之在斯、悼丁年之薦祜、訴窮心於兩儀、藝文類聚十四

皇太子妃哀策文

肇惟初識、芳猷夙就、翩翩禮圖、徘徊樂圖、祇秋齊明、方春等茂、伊宋之季、天衢荐阻、谷我儲貳、締緝江嶽、衛女事齊、樊姬贊楚、美若嬪閫、徽音踵武、數豉則反、否極斯昌、肅膺靈命、經緯三光、往儀衡館、來式椒堂、緇組成事、象服有章、八嬪仰則、六幽望景、悠悠草昧、如何不永、方中委曜、先秋落穎、世有遺塵、庭無餘影、嗚呼哀哉、遵三兆之諾日、迨九筮之縈期、澄金波而映鑾、佛命飛廉而拂瑣輞

揚清猷於漢表勒嘶捥於雲基藝文類聚十六

太宰褚彥回碑文 并序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所以子產云亡宣尼泣其遺愛隨武既沒趙文懷其餘風於文簡公見之矣公諱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微子以至仁開基宋段以功高命氏爰逮兩漢儒雅繼及魏晉以降奕世重暉乃祖太傅元穆公德合當時行比州壤深識臧否不以毀譽形言亮采王室每懷沖虛之道可謂婉而成章志而晦者矣自茲厥後無替前規建官惟賢軒冕相襲公稟川嶽之靈暉含珪璋而挺曜和順內凝英華外發神茂初學業隆弱冠是以仁經義緯敦穆於閨庭金聲玉振寥亮於區寓孝敬淳深率由斯至盡歡朝夕人無閒言遊遨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韻宇弘深喜慍莫見其際心明通亮用言必由於己汪汪焉洋洋焉可謂澄之不清撓

之不測。袁陽源才氣高奇。綜覈精裁。宋文帝端明臨朝。鑒賞無昧。袁既延譽於遐邇。文亦定婚於皇家。選尙餘姚公主。拜駙馬都尉。淡結叔高晉姻武子。方斯蔑如也。釋褐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濯纓登朝。冠冕當世。升降兩宮。實惟時寶。具瞻之範既著。台衡之望斯集。出參太宰軍事。入爲太子洗馬。俄遷祕書丞。贊道槐庭。司文天閣。光昭諸侯。風流藉甚。以父憂去職。喪過乎哀。幾將毀滅。有識留感。行路傷情。服闋除中書侍郎。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恪居官次。智効惟穆。于時新安王寵冠列藩。越敷邦教。毗佐之選。妙盡國華。出爲司徒右長史。轉尙書吏部郎。執銓以平。御煩以簡。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復存於茲。泰始之初。入爲侍中。曾不移朔。遷吏部尙書。是時天步初夷。王途尙阻。元戎啓行。衣冠未緝。內贊謀謨。外康流品。制勝既遠。涇渭斯明。賞不失勞。舉無失德。績簡帝心。聲敷物聽。事寧。領太子右衞率。固讓不拜。尋領驍騎將軍。以帷幄之功。膺康

祗之秩、封雩都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既秉蕭梁之分、又懷寢丘之志、所受田邑、不盈百井、久之、重爲侍中領右衛將軍、盡規獻替、均山甫之庸、緝熙王旅、兼方叔之望、丹陽京輔、遠近攸則、吳興襟帶、實惟股肱、頻作二守、並加蟬冕、政以禮成、民是以息、明皇不豫、儲后幼沖、貽厥之寄、允屬時望、徵爲吏部尚書、領衛尉、固讓不拜、改授尚書右僕射、端流平衡、外寬內直、弘二八之高蹇、宣由庾而垂詠、太宗卽世、遺命以公爲散騎常侍、中書令、護軍將軍、送往事居、忠貞允亮、秉國之鈞、四方是維、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公之登太階而尹天下、君子以爲美談、亦猶孟軻致欣於樂正、羊職悅賞於士伯者也、丁所生母憂、謝職、毀疾之重、因心則至、朝議以有爲爲之、奪俟垂式、存公忘私、方進明準、爰降詔書、敦還攝任、固請移歲、表奏相望、事不我與、屈已弘化、屬值三季在辰、戚藩內侮、桂陽失圖、窺窬神器、鼓棹則滄波振蕩、建旗則日月蔽虧、出江

派而風翔入京師而雷動鳴控弦於宗稷流鋒鏃於象魏雖英宰臨戎元惡時殄而餘黨竄繁宮廟憂逼公乃總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戮力盡規克盪禍亂康國祚於綴旒拯王維於已墜誠由大祖之威風抑亦仁公之翼佐可謂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以靖難之功進爵為侯兼授尚書令中軍將軍給班劒二十人功成弗有固秉撝挹改授侍中中書監護軍如故又以居母艱去官雖事緣義感而情均天屬顏丁之合禮二連之善喪亦曷以踰天厭宋德水運告謝嗣王荒怠於天位強臣憑陵於荆楚廢昏繼統之功龕亂寧民之德公實仰贊宏規參聞神算雖無受脤出車之庸亦有甘寢秉羽之績乃作司空山川攸序兼授衛軍戎政輯睦既而齊德龍興順皇高禪深達先天之運匡贊奉時之業彌諧允正徽猷弘遠樹之風聲著之話言亦猶稷契之臣虞夏荀裴之奉魏晉自非坦懷至公永鑒崇替孰能光輔五君寅亮二代者哉大啟南康

爰登中鉉時膺上宰固辭邦教今之尚書令古之冢宰雖秩輕於衮司而任隆於百辟暫遂沖旨改授朝端通無異言遠無異望帝嘉茂庸重申前冊執五禮以正民簡八刑而罕用故能勝殘康衢延慈哲后義在貧敬情同布衣出陪鑾蹕入奉帷殿仰南風之高詠餐東野之祕寶雅議於聽政之晨披文於宴私之夕參以酒德間以琴心暇有餘暉遙然留想君垂冬日之溫臣盡秋霜之戒肅焉穆穆焉於是見君親之同致知在三之如一太祖升遐綢繆遺寄以侍中司徒錄尚書事稟玉几之顧奉綴衣之禮釋皇齊之令典致聲化於雍熙內平外成實昭舊職增給班劍三十人物有其容儀章斯允位尊而禮卑居高而思降自夏徂秋以疾陳退朝廷重違謙光之旨用申超世之尚改授司空領驃騎大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景命不永大漸彌留建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薨於私第春秋四十有八昔栁莊疾棘衛君當祭而撤禮晏嬰既往齊

君趍車而行哭公之云亡聖朝震悼於上羣后恇惕於下豈惟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追贈太宰侍中錄尚書如故給節羽葆鼓吹班劒爲六十人謚曰文簡禮也夫乘德而處萬物不能害其貞虛已以遊當世不能攖其度均貴賤於條風忘榮辱於彼我然後可兼善天下聊以卒歲經始圖終式免祇悔誰云克備公實有焉是以義結君子惠霑庶類言象所未形述詠所不盡故吏某甲等感逝川之無捨哀清暉之眇默餐輿誦於丘里瞻雅詠於京國思衛鼎之垂文想晉鍾之遺則方高山而仰止刊玄石以表德其辭曰

辰精感運昴靈發祥元首惟明股肱惟良天鑒璿曜踵武前王欽若元輔體微知章永言必孝因心則友仁洽兼濟愛深善誘覼海齊量登嶽均厚五臣茲六八元斯九內讃帷幄外曜台階遠無不肅邇無不懷如風之偃如樂之諧光我帝典緝彼民黎率禮蹈謙

詠實身幹跡屈朱軒志隆衡館眇眇玄宗萋萋辭翰義旣川流文亦霧散嵩構云頹梁陰載斂德猷靡嗣儀形長遞怊悵餘徽鏘洋遺烈久而彌新用而不竭文選藝文類聚四十五

南郡王冠祝辭

皇帝使給事中太常武安侯蕭惠基加南郡王冠祝曰筮日戒賓肇加元服棄介幼志從厥成德親賢使能克隆景福南齊書禮志上永明五年南郡王昭業冠又見通典五十六

南郡王冠醮酒辭

旨酒旣清嘉薦旣盈兄弟具在淑愼儀形永屆眉壽於穆斯盛南齊書禮志上通典五十六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齊文卷十一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奐

奐僧虔從子，出繼從祖中書令球，字彥孫，仕宋爲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安陸王冠軍主簿，太子洗馬，本州別駕，中書郎，桂陽王司空諮議，黃門郎，元徽初爲晉熙王征虜長史，江夏內史，遷侍中，領步兵校尉，復出爲晉熙王鎮西長史，加冠軍將軍，江夏武昌太守，徵祠部尚書，轉掌吏部，昇明初還冠軍將軍，丹楊尹，出爲吳興太守，進號征虜將軍，齊受禪，進號左將軍，還太常，仍轉侍中，祕書監，領驍騎將軍，又遷征虜將軍，臨川王鎮西長史，領南蠻校尉，南郡內史，進號前將軍，武帝即位，徵右僕射，轉使持節，前將軍，湘州刺史，徙散騎常侍，江州刺史，遷右僕射，本州中正，遷尚書僕射，領軍將軍，轉左僕射，加給事中，出爲使持節，鎮

北將軍雍州刺史。永明十一年。坐擅殺寧蠻長史劉興祖。被收。舉兵拒命。尋伏誅。

讓領南蠻校尉表

今天地初開。萬物載新。荆蠻來威。巴濮不擾。但使邊民樂業。有司修務。本府舊州。日就殷阜。臣昔遊西土。屢見盈虛。兼日者戎燼之後。痍毀難復。雖復緝以善政。未及來蘇。今復割撤大府。制置偏校。崇望不足以助強。語實安能以相弊。且資力既分。職司增廣。眾勞務倍。文案滋煩。非獨臣見其難。竊以爲國計非允。南齊書王奐傳

王融

融字元長。儉從子。宋中書令僧達孫。舉秀才。爲晉安南中郎參軍。歷晉陵王司徒法曹參軍。遷祕書丞。丹楊丞。中書郎。兼主客郎。竟陵王子良以爲寧朔將軍軍主。鬱林王即位。收下廷尉獄。賜死。年二十七。有集十卷。

擬風賦

奄兮日采之既移忽兮羣景之將馳席輕筠之碧葉泛曾松之翠枝總高羽而蕭瑟韻珠露之參差此烈士之英風長寥亮其如斯

藝文類聚一
初學記一

應竟陵王教桐樹賦

梧桐生矣于邸岫之曾限儀龍門而插幹佇鳳羽以抽枝蹤楚宮而弭穢藉瑤館以翻聲直不繩而特秀圓匪規而天成同歲草以委榮共辰物而滋榮豈遠心於自外寔有志於孤貞 藝文類聚八十八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

問秀才高第明經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體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華封致乘雲之拜或揚旌求士或設簴待賢用能數化一時餘烈千古朕纂奉天命恭惟永圖審聽高居載懷祗懼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寤寐嘉猷延佇忠

貢子大夫選名升學利用賓王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鹽梅之和屬有望焉

又問昔周宣脩千畝之禮虢公納諫漢文斂三推之義賈生置言且以食爲民天農爲政本金湯非粟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朕式照前經寶茲稼穡祥正而青旗肅事土膏而朱紘戒典將使杳花萁葉耕穫不愆濟暉冷風述遵無廢而釋耒佩牛相沿莫反兼賓榷富浸以爲俗若爰井開制懼驚擾愚民閭閻可辦恐時無史白興駁之術矢陳厥謀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敬法恤刑虞書茂典自薄俗澆弛法令滋彰肺石少不冤之人棘林多夜哭之鬼朕所以明發動容昃食興慮傷秋荼之密網惻夏日之殷威永念畫冠緬追刑厝徒以百鍰輕科反行季葉四支重罰爰創前古誚游魚於絕淵作罪秦基歌雞鳴於闕下稱仁漢牘二途如夾即用兼通昌言所次朕將親

覽。

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泉流表其不匱，貿遷通其有亡。旣龜貝積寢，緡緵專用，世代滋多，銷漏參倍，下貧無兼辰之業，中産闕遊歲之貲，惟瘼卹隱，無捨矜歎。上帝溥臨，賜朕休寶，命邛斜之谷，開而出銅，且有後命，事茲鎔範，充都内之金，紹圜府之職，但亦惻深巧學之患，榆莢難輕重之權，開塞所宜，悉心以對。

又問治厤明時，紹遷革之運，改憲敕法，審刑德之原。分命顯於唐官，文條炳於鄒說。及嵎夷廢職，昧谷虧方，漢兼素祇之微，魏稱黃星之驗，紛爭空軫，疑論無歸。朕獲纂洪基，思弘至道，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克明之旨弗遠，欽若之義復還。於子大夫何如哉？其驪翰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之。文選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

問秀才：朕秉籙御天，握樞臨極，五辰空撫，九序未歌，至於思政明

臺、訪道宣室、若墜之惻每勤、如傷之念恆軫、故卹貧緩賦、省繇愼獄、而多黍多稌、不興兩穗之謠、無襦無衣、必盈七月之歎、豈布政未優、將罷民難業、登爾於朝、是屬宏議、罔弗同心、以匡厥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上叶星象、下符川嶽、必待天爵具修、人紀咸事、然後沿才受職、揆務分司、是以五正置於朱宣、下民不忒、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凝、周官三百、漢位兼倍、歷茲以降、游情實繁、若閑冗畢弃、則橫議無已、冕笏不澄、則坐談彌積、何則可修、蓋詳其對、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爲績、至有旦撫鳴琴、日置醇酒、文而無害、嚴而不殘、故能出人於阽危之域、躋俗於仁壽之地、是以賈誼有言、天下之有惡吏之罪也、頃深汱珪符、妙簡銅墨、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人在朕前、湊其智略、出連城守、闕爾無聞、豈薪槱之道未弘、爲綱羅之目尚簡、悉意正辭

無侵執事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遵於禮大賢彊國罔圖惟舊豈非療飢不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文儒是競弃本殉末厥弊滋多昔宋臣以禮樂為殘賊漢主比文章於鄭衛豈欲非聖無法將以既道而權今欲專士女於耕桑習鄉閭以弓騎五都復而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其道奚若爾無面從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析宋人失馭淮汴崩離朕思念舊民永言攸濟故選將開邊勞來安集加以納款通和布德修禮歌皇華而遣使賦膏雨而懷賓所以關洛動南望之懷獯虜遽北歸之念夫危葉畏風驚禽易落無待干戈聊用辭辯片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斯路何階人誰或可進謀誦志以沃朕心

拜祕書丞謝表

臣聞升瞻戒晨陰牆不照其景膚雲停夕幽草或漏其津至如明

兼就日、澤深行雨、不有聖德、誰或其然、所以欽至道而出青皋、拾布衣而望朱闕、懷祿仕在代耕、期榮不謀入用、豈悟特擢之例、事均延祖、置佐之恩、任光元輔、踰溢情涯、昔燭身表、異逾車而必讓誠濡翼之願辭、既聖主謂其可施、故愚臣默思自勉 初學記十二

爲王儉讓國子祭酒表

竊以庠均義重、振古所崇、資師道尊、有來攸尚、匪曰蘭芷、疇變入室之情、不自朱藍、何遷素絲之質 藝文類聚四十六 御覽二百三十六

又表

況臣仁慚富侶、德謝潤身、識陋今經、器非匪重、何以昇墜道於殊身、反斯文於遥日、將使良璣修竹、無增瑩羽、故遊務時、遂騫星歲 藝文類聚四十六

又表

臣聞修危方湛、弱露霑而取覆、懸衡紀正、輕塵委而必移、況臣才

非應、俗用、乖知治、取其集木飲冰、旌懸輸誠、方臣之念、未足言矣、

藝文類聚

四十六

上疏請給虜書

臣側聞僉議、疑給虜書、如臣愚情、切有未喻、夫虜人面獸心、狼猛蜂毒、暴悖天經、虧違地義、逋竄燭幽、去來幽朔、綿周漢而不悛、歷晉宋其踰梗、豈有愛敬仁智、恭讓廉修、慙犬馬之馴、心同鷹虎之反目、設稾秣有儲、筋竿足用、必有草竊關燧、寇擾邊疆、盜容款塞卑辭、承衣請朔、陛下務存遵養、不時侮亡、許其膜拜之誠、納裘之贄、況復願同文軌、儻見款遣、思奉聲教、方致猜拒、將使舊邑遺逸未知所置、裘胡餘噍、或能自推、一介蔓草、難鉏涓流、泛酌、豈直疥癬輕痾、容爲心腹重患、抑孫武之言也、困則數罰、窘則多賞、先暴而後畏其衆者、虜之謂乎、前中原士庶、雖淪懾殊俗、至於婚葬之晨、猶巾褠爲禮、而禁令苛刻、動加誅轘、于時獯粥初遷、犬羊尚結

郎心徒怨困獵成逃自其將卒奔離資待銷闕北畏勍蠻西逼南胡民背如崩勢絕防斷於是曲從物情僞竊章服歷年將絕隱蔽無聞既南向而泣者日夜以覬北顧而辭者江淮相屬凶謀歲暮遂慮無方於是稽顙郊門問禮求樂若來之以文德賜之以副書漢家軌儀重臨畿輔司隸傳節復入關河無待八百之師不期十萬之衆困其提擲倅侯揮戈顧倒三秦大同六漢一統又虜前後奉使不專漢人必介以句奴備諸覘獲且設官分職彌見其情抑退舊苗扶任種戚師保則后族馮晉國總錄則邦姓直勤渴侯台鼎則巨猾苟仁端執政則目陵鉗耳至於東都羽儀西京簪帶崔孝伯程虞虯久在著作李元和郭季祐上于中書李思沖飾虜清官游明根泛居顯職今經典遠被詩史北流馮李之徒必欲遵尚直勒等類居致乖阻何則句奴以氈騎為帷牀馳射為糇糧冠方帽則犯沙陵雪服左衽則風驤鳥逝若衣以朱裳戴之玄冕節其

揖讓教以翔遊必同艱桎梏等懼冰淵婆娑蹶蹶因而不能前已及夫春草水生阻散馬之適秋風木落絶驅禽之歎息沸脣於桑墟別醒乳於冀俗聽韶雅如聾瞶臨方丈若爰居馮李之徒固得志矣虜之凶族其如病何於是風土之思深愎戾之情動拂衣者連裾抽鋒者比鐵部落爭於下酋渠危於上我一舉而兼吞卞莊之勢必也且械寶薦虔晉疆彌盛大鍾出智宿氏以亡帝略遠孚無思不服鑾光幸岱匪暮斯朝臣請收籍伊邇茲書復掌猶取之內府藏之外籞於理有慊即事何損若狂言足採請使敕施行〔南齊書王融傳虜遣使求書朝議欲不與融上疏〕

畫漢武北伐圖上疏〔藝文類聚題作答敕採漢武北伐圖賦啟〕

臣聞情惱自中事符則感象構於始機動斯彰莊敬之道可宗會揖讓其彌肅勇烈之士足貴應鼙鐸以增思肇植生民厥詳既緬降及興運維道有徵莫不有所因循而升皇業者也若夫膏腴既

稱太乙知五方之富皮幣已列帝劉測四海之尊異封禪之文則井中之典攸豈嘆與地之圖乃席卷之庸是立伏惟陛下窮神盡聖總極居中偶化兩儀均明二耀拯玄綱於頹絕反至道於澆漓可謂區寓儀刑齊民先覺者也臣亦遭逢生此嘉運鑿飲耕食自幸唐年而識用昏蠢經術疏淺將遺且軸豈蕨與薇皇鑒燭幽天高聽下賞片言之或善矜一物之失時漸拂塵蒙霑飾光價牧足草廬厠身朝序復得拜賀歲時瞻望日月於臣心願曾已畢矣但千祀一逢林明難再思策鉛駑樂陳涓壒竊習戰陣攻守之術農桑牧藝之書申商韓墨之權伊周孔孟之道常願待詔朱闕俯對青蒲請閒莫之私談當世之務位賤人微徒深傾款方今九服清怡三靈和晏木有附枝輪無異轍東鞮獻舞南絴傳歌羌僰踰山秦屠越海舌象疏委體之勤輶譯厭瞻巡之數固將閒桂林於鳳山創金城於西守而蠢爾獯狄敢雠大邦假息關河竊命函谷淪

故京之爽塏，鑾舊邑而荒涼，息反坫之儒衣，久伊川之被髮。北地殘氓，東都遺老，莫不茹泣吞悲，傾耳戴目，翹心仁政，延首王風。若試馳咫尺之書，具甄戎旅之卒，銜其墮城，納其降虜，可弗勞弦鏃，無待干戈，虛皇王之兵，征而不戰者也。臣乞以執殳先邁，式道中原，澄瀚渚藝文類聚作海之恆流，掃狼山之積霧，係單于之頸，屈左賢之膝，習呼韓之舊儀，拜鑾輿之巡幸。然後天移雲動，勒藝文類聚作升封岱宗，咸五登三，追蹤七十，百神肅警，萬國具僚，瑲弁星離，玉帛雲聚，集三燭於蘭席，聆萬歲之禎聲，豈不盛哉！豈不韙哉！昔桓公志在伐莒，郭牙審其幽趣；魏后心存去漢，德祖究其深言。臣愚昧忖誠，不足以知微，然伏揆聖心，規模弘遠，既圖載其事，必克就其功。臣不勝歡喜。南齊書王融傳：永明末，世祖欲北伐，使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使融掌其事。融好功名，因此上疏。藝文類聚五十九

上疏乞自効藝文類聚題作勸高帝北伐啟，乃武帝之誤

臣每覽史傳，見憂國忘家，捐生報德者，未嘗不撫卷歎息，以爲古今共情也。然或以片言微感，一飡小惠，參國士之眄，同布素之遊耳。豈有如臣獨拔無聞之伍，過超非分之位，名器雙假，榮祿兩升，而宴安昃罷之晨，優游旰食之日，所以敢布丹愚，仰聞宸聽。今議者或以西夏爲念，臣竊謂之不爾，其故何哉？陛下聖明，羣臣悉力，順以制逆，上而御下，指開賞黜之言，微示生死之路，方域之人，皆相爲敵。旣兵威遠臨，人不自保，雖窮鳥必啄，固等命於梁（藝文類聚作良）鷄；困獸斯驚，終並懸於廚鹿。凱師勞飲，固不待晨。臣之寸心，獨有微願。自爾犹存，食荒侮伊瀍，天道禍淫，危亡日至，毋后內難，兵力外虛，謠言物情，屬當今會。若藉巫漢之歸師，驅士卒之餘憤，取函谷（藝文類聚作河）如反掌，陵關塞若摧枯。但士非素蓄，無以即用，不教民戰，是實棄之。特希私集部曲，豫加習校，若蒙垂許，乞隸監省，拘食人身，權備石頭防衛之數。臣少重名節，早習軍旅，若試而無績，伏

受面欺之誅，用且有功，衡酬知人之哲。南齊書王融傳，朝廷討雍州刺史王奐，融復上疏。蓺文類聚五十九

求自試啟

臣聞春庚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榮，蓺文類聚作落。臨年共悅。夫唯動植且或有心，況在生靈而能無感。臣自奉望宮闕，沐浴恩私，拔迹庸虛，參名盛列，綴紛紫禁，趨步丹墀，歲時歸來，誇榮邑里，然無勤而官，昔賢冒譏，不任而祿，有識必幾。臣所用慊慨憤滿，不遑自安，誠以深恩鮮報，聖主難逢，蒲柳先秋，光陰不待，貪及明時，展悉愚効，以酬陛下不世之仁，若微誠獲信，短才見序，文武吏法，惟所施用。夫君道含弘，臣術無隱，翁歸乃居中自見，充國曰莫若老臣，竊景前修，敢蹈輕節，蓺文類聚作雖。冒不媒之鄙，式罄奉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參二八，管夷吾恥之，臣亦恥之。願陛下裁覽。南齊書王融傳，蓺文類聚五十一

謝武陵王賜弓啟

殿下摛藻蕙樓，暢載蘭苑，敷積（藝文類聚作績）玉於風筵，疊連珠於月牖，（御覽作的）兎園掩秀，鄴水慙奇，融揖讓未工，濫升下（御覽作陪升）飲之賞，操弧反正，（藝文類聚作矢）謬奉招賢之錫，文鞱鏤景，逸幹梢雲，玩溢百齡，佩流千載。（藝文類聚六十　初學記二十二　御覽三百四十七）

謝敕賜御裘等啟

雲衣降授，仙裾曲委，榮振素里，澤駭蓬心，昔漢帝解裘，不獨前寵，曹王褫帶，復降今恩。（藝文類聚六十七）

謝竟陵王賜納裘啟

降飾自尊，垂榮及賤，玄玉不純，曾波奪采，南陸方永，北風日壯，無衣無褐，發念聖衷，而挾纊之間，每流解裘之賜，偏委。（藝文類聚六十七）

謝竟陵王示扇啟

竊以六翮風流，五明氣重，若此圓綃，有兼玩實，輕踰雪羽，潔並霜

文子淑賞其如規班姬儷之明月豈直魏王九華漢臣百裔况復動製聖衷垂言烱式載慕聽斯成範樞機藝文類聚六十九

謝司徒賜紫鮮啟

東越水羞實聲乘時之美南荆任土方揖鮮魚之最藝文類聚七十二

謝敕賜米啟

臣無王陽之術計然之智不能負粟百里分地一廛上虧温養自取飢切豈悟外恩橫集天私妄委藝文類聚七十二

謝安陸王賜銀鉢啟

素金之貴有訪仙經鐫刻可奇見符神鼎撤膳器於珍羞之席降寶玩於簞瓢之門藝文類聚七十三 御覽七百五十九

謝竟陵王示法制啟

翔慧燭於昏塗灑法水於塵路至夫澄心洗累之規莊情東影之制解網出界之訓滅惑淨照之旨固以行首霜威字端風厲信可

以糟滓五書，糠粃百氏，升罩聃周，脊等尼旦，所謂窺七澤而狹潢汙，登太山而小天下。藝文類聚七十七

法門頌啟

伏以迦文啟聖，道冠百靈，常住置言，理高萬乘，神儀挺發，非望雲就日所追，睿識獨尊，豈生明弱言能企，鹿苑金輪，弘汲引以濟俗，鶴林雙樹，顯究竟以開泯，惜乎祇園滅影，鷲岳淪光，微辭既遙，大義如綴，自不宣遊十地，擁接九區，豈有導覺水之塞源，極法雲於落仞，明分覺四諦之必空，悟三業之暫有，應務屈己，則仁兼旦奭，隨方申道，則慧一淨名，驅率土於福林，入蒼黔於正術。藝文類聚七十七

為竟陵王與隱士劉虯書

玉燭登年，金商在律，炎涼始貿，動靜惟安，勤味道腴，幸遺雅尚，豈不樂哉，僕誠幸甚，百姓一心，衆生不疾，比屋可封，將又何求，但自書獨擁，晤談無机，頗言之子，實獲我心，所以不遠千里，尺書道意，

自淆濤既辨、澆漓代襲、隱顯之術參差、默語之途紛互、或飾智以驚愚、或激情以悟俗、或祓己以闡道、或謬歌以明道、屠羊驅馬、未足殊其堅、佯狂如愚、豈能緇其白、官楚蒞魏、人外之氣逾邁、入漢遊梁、區中之韻彌少、及推其輕重、品其得失、則淵懷洞賞、寧或符之、僕夙養閒襟、長慕出概、迹塵珪組、心逸江湖、未面自親、聞風如舊、而迴驚之忿、徒軫式閭之禮、無階固己、佇軸深衷、傾筐遐路者矣、君矯然獨遠、確乎難拔、素志與白雲同悠、高情與青松共爽、宣習質文、緇林枯而重茂、昭辨空有、蓮河壅而復滔、所謂忘言之人、可論天人之際、豈能鳳舉鶴飄、有心儀翼、高踰愛海、比蹤禪衢、沾濠射之冥游、屈祇鷲之法侶、闡三乘於窮子、發二諦於困蒙、有是因也、何其暢歟、今皇風且穆、至道弘被、四海不溢、五嶽無塵、膠序肇修、經法敷廣、人賤璣璠、家習禮讓、樵蘇必時、郊林全鬱、壘網有節、鱗羽偕翔、至於層山絕澗、還帶幾畝、畎膏田沃、野互望廬躔、信可

冶當作治

以招往隱淪，棲集勝寄。故文學築室治城之阿，次宗植援西山之趾。葛洪考槃於海岫，釋遠肥遁於鍾幽。每踐其遺蹤，輒深九原之歎。若高步可遷，復何慚乎四子。昔宣尼之見伯雪，師利之往維摩，豈不知相忘之道哉，諒有以也。末敘之間，為道自愛。一二令波瑶之口具。廣弘明集十九，末云王元長之詞也

下獄答辭

囚實頑蔽，觸行多疊。但夙忝門素，得奉教君子，爰自總髮，迄將立年，州閭鄉黨，見謂愚慎。朝廷衣冠，謂無釁咎。過蒙大行皇帝獎育之恩，又荷文皇帝識擢之重。司徒公賜預士林，安陸王曲垂眄接。既身被國慈，必欲以死自効。前後陳伐虜之計，亦仰簡先朝，今段犬羊乍擾，紀僧真奉宣先敕，賜語北邊動靜，令囚草撰符詔。于時朗囚啟聞，希侍鑾輿，及司徒宣敕招募，同例非一，實以戎事不小，不敢承教。續蒙軍號，賜使招集，銜敕而行，非敢虛扇。且格取亡叛，

不限傖楚役弄聲勢應有形迹專行權利又無贓賄反覆脣齒之間未審悉與誰言傾動頰舌之內不容都無彼此但聖主膺教實所沐浴自上甘露頌及銀甕啟三日詩序接虜使語辭竭思稱揚得非誹謗且王公百司唯賢是與高下之敘等秩有差不敢踰濫豈應訕毀囚才分本劣謬被策用悚怍之情夙宵兢惕未嘗誇示里閭彰曝遠邇自循自省並愧流言巨由緣淺寡虞致貽嫌謗伏惟明皇臨宇普天蒙澤戊寅赦恩輕重必宥百日曠期始蒙旬日一介罪身獨嬰憲劾若事實有徵爰對有在九死之日無恨泉壤

南齊書王融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齊文卷十二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融二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臣聞出豫爲象紆天之樂張焉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焉是以得一奉宸遊遥襄城之域體元則大悵望姑射之阿然窅彤寂寥其獨適者已至如夏后兩龍載驪瑤臺之上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亦有鬱云固不與萬民共也我大齊之握機創歷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莆太室幽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華之珍既徙延喜之玉攸歸革宋受天保生萬國度邑靜鹿丘之歎遷鼎息大坰之慙猶淸和於帝猷聯顯懿於王表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業皇帝體膺上聖運鍾下武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風昭章雲漢暉麗日月牢籠天地彈壓山川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澤普

氾而無私，法含弘而不殺，猶且具明廢寢，旲昃忘餐，念負重於春冰，懷御奔於秋鶩，可謂巍巍弗與，蕩蕩誰名，乘靈圖而非泰，涉孟門其何嶮，儲后睿哲在躬，妙善居質，內積和順，外發英華，齊藻至德，琢磨合範，言炳丹青，道潤金璧，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胄，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若夫族茂麟趾，宗固磐石，跨掩昌姬，韜軼炎漢，元宰比肩於尚父，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陝流勿翦之棠，來仕允克施之譽，莫不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朱邸斯皇，室家君王者也，本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用能免羣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引鏡皆明目，臨池無洗耳，沈冥之怨既軼，遊紬之族已消，興廉舉孝，歲時於外府，署行議年，日夕于中甸，協律總章之司，厚倫正俗，崇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挈壺宣夜，辯氣朔於靈臺，書物珥形，紀言事於仙室，褒帷斷裂，危冠空履之吏，彰搖武猛，扛鼎揭旗之士，勸恤民隱，糾逖王慝，射集隼於高

牖綴大風於長隧不仁者遠惟道斯行讒莠蔑闕攘爭掩息稀鳴
桴於砥路鞠茂草於圜扉耆年闕市井之游稚齒豐車馬之好宮
鄰昭泰荒憬清夷侮食來王左言入侍離身反踵之君髽首貫胷
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文鉞碧砮之琛奇幹善芳之賦紈牛露
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駟盈衍儲邸充仞郊虞匭牘相尋鞮譯無曠
一尉候於西東合車書於南北暢轂埋轔轔之轍綏旌卷悠悠之
旆四方無拂五戎不距偃革辭軒銷金罷刃天瑞降地符升澤馬
來器車出紫脫華朱英秀佞枝植歷草孳雲潤星暉風揚月至江
海呈象龜龍載文方握河沈璧封山紀石邁三五而不追踐八九
之遙迹功既成矣世既貞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歟于
時青鳥司開條風發歲粵上斯巳惟暮之春同律克和樹草自樂
禊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去肅表乎時訓行慶動於天矚載
懷平圃乃睠芳林芳林園者福地奧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般般

均乎姚墟、膴膴仰於周原、彼豐邑之未宏、陋譙居之猶褊、求中和而經處、揆景緯以裁基、飛觀神行、虛簷雲構、離房乍設、層樓間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榮、鏡文虹於綺疏、浸蘭泉於玉砌、幽幽叢薄、秩秩斯干、曲梯邈迥、潺湲徑復、新荊泛沚、華桐發岫、雜夭采於柔荑、亂嚶聲於綵羽、禁軒承幸、清宮俟宴、緹帷宿置、帝幕宵懸、既而滅宿澄霞、登光辨色、式道執殳、展軨効駕、徐鑾警節、明鑣暢音、七萃連鑣、九斿齊軌、建旗拂霓、揚葭振木、魚甲煙聚、貝胄星羅、重英曲瑵之飾、絕景遺風之騎、昭灼甄部、駟駁函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轟轟隱隱、紛紛軫軫、羌難得而稱計、爾乃迴輿駐罕、嶽鎮淵渟、睟容有穆、賓儀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蕙肴芳醴、任激水而推移、稧俯陳階、金卮在席、啜泰翹舞、翕動祁詩、召鳴鳥于弇州、藝文類聚作山追伶倫於嶰谷、發參差於王子、傳妙曆於帝江、正歌有闋、羽觴無算、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信凱讌之在藻

知和樂於食苹，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渥。有詔曰：今日嘉會，咸可賦詩。凡四十有五人，其辭云爾。文選 藝文類聚四

淨住子頌

皇覺辨德篇頌

紫實昧朱，狂斯濫哲。舛逕揚鑣，分源競楫。麗景或幽，澄舒每缺。水激波生，湮深火滅。情端徙總，理向空徹。不有明心，誰驅聖轍。

開物歸信篇頌 藝文類聚七十六作歸信門頌

生浮命舛，識罔情遷。業雲結影，慧日潛暉。逶迤修道，極夜無歸。登山小魯，泛海難沂。參珉見璧，辨礫知璣。迷其未遠，匪正何依。

滌除三業篇頌 藝文類聚作懺修三業門頌

樂由生滅，患以身全。業資意造，事假言筌。利名相倚，榮辱茲纏。蕪駿匪蹶，周錯徒鐫。惑端風緒，愛境旌懸。不勤一至，何階四禪。

修理六根篇頌

傾都麗佳，穢梁之曲，肥馬輕裘，蘭有芳酴，晦黑滋生，昏囂競欲，貌蕩魂浮，身甘意觸，靈軀攝根，晴猋衛足，蟲草或虞，人如不勗

生老病死篇頌

穠華易遷，繁蕪不實，星鬢飴肌，鄰光慍日，二豎潛言，十巫空術，生之往矣，高松蕭瑟，即化翻靈，從緣墜質，噬臍有譏，唬然何汨

剋責身心篇頌

瞻彼進德，莫敢或遑，顧狢小智，徒以大康，豈無通術，跋此榛荒，雖有重離，迹照螢光，循情內負，撫事外傷，層羅一舉，空念高翔

檢覆三業篇頌

渾風緬沒，旅俗膠加，競文內疾，誰砥心瑕，再惟情反，三省身華，貴危窮濫，貧偏豪奢，遭迴六蔽，紛綸七邪，不圖厥始，逸馬難罝

訶詰四大篇頌

迅矣百齡，綿茲六八，出沒昏疑，興居變習，矻矻不求，營營爾給，匪

德曰歸惟殊斯集貪人敗類無厭自及昭回不希玄墟何泣

出家順善篇頌 藝文類聚作出家善門頌

澡身浴德晦迹埋名將安寶地誰覃化城道場喉謠禪遷朋滿風飄弗鬱震輒徒驚嘯傲焉處脫落何營長揖有結永置無生

在家從惡篇頌

石磨則磷玉生雖堅維居必徙豈曰能賢冰開春日蘭敗秋年教隨類反習乃情遷命符三漏生偕十纏茲焉遂往憂畏方延

沈冥地獄篇頌

冥津殊復曉高聽亦能卑陰牆雖兩密幽夜有四知炎山翻烈火冰澗帀寒澌羅城振雲幕鋒樹鬱霜枝茹荼非云苦集木豈稱危求仁曾已得長歎欲何為

出家懷道篇頌

鹽石諒非真飾瓶信為假竊服皐門上濫吹淄軒下鳳祀徒驚心

驕交終好野寶相豈或照浮榮未能捨迹殊冠冕客事襲驅馳者
已矣歟鄭聲無然亂周雅
在家懷善篇頌 魏文類聚作在家善門頌
處塵貴不染被褐重懷珠美玉曜幽石曾蘭挺叢刺四氏不爲侶
三界豈能渝諒茲親愛染盛以財利拘煩流捨智寶榛路坦夷途
萬物竟何匹烈火樹紅趺
三界內苦篇頌
心怨動紛遶情怡輒遷互歡愛一離遠傷憂坐衰暮連娛結淸陰
高臺起風露腐毒緣芳旨大伐實修梓慾網必衞生繁冝或全免
眇眇夜何期悠悠終肯悟
出三界外樂篇頌
端襟測煩海矯步寫埃氛三受猶絕雨八苦若浮雲輸心仰圖極
磐質委方墳朝遊淨國侶暮集靈山羣燈祗開遠照香字薦嘉薰

俛首睇人俗，信矣靜為君。

斷絕疑惑篇頌

生塗非一理，識緒固饒津。徒駭東陵富，空嗟北郭貧。國生曾已戾，顏氏信為仁。逢尤昭往業，習善會茲身。勤憂永劫泰，晏安終苦辛。合名且云重，豈若樹良因。

十種慚愧篇頌

神齋施惟重，玄酒恩未隆。明璣隋水上，潤玉藍田中。稟天性所極，資敬道攸崇。羽毛共以勢，輪軌相為通。報德愴前雅，酬言愛餘風。遵途每多舛，顧省能無忡。

極大慚愧篇頌

冬狐理豐毳，春蠶緒輕絲。形骸翻為阻，心識還自欺。華容飄卯日，生平少年時。驅車追俠客，酌酒弄妖姬。但念目前好，安知身後悲。惕然一以愧，永與情愛辭。

善友獎勸篇頌

蘭室改蓬心，栴崖變伊草。丹青有必渝，絲染豈常皓。曲轅且纚直，說木遂雕藻。一簣或成山，百里倦中道。隆漢乃王臣，失楚信元保。勉矣德不孤，至言匪虛造。

戒法攝心篇頌

金山殿寶仞，瓊畹烈瑤蕙。牆孤議不羸，檐鵝豈能棲。淨花莊思序，慧沼盥身倪。六羣倘未一，七報固恆齊。端儀有直景，正道無傾蹊。維宮超以悟，褰野竟何迷。

自慶畢故止新篇頌

春非我春秋非秋，一經長夜每悠悠。陶形練氣住元造，啟蒙夷阻出重幽。榮公三樂非爲曠，箕生五福豈能求。靈姿妙境往難集，微言至道此去修。年逢生幸曾以慶，孤行懲貳過。倘知覓畢故斷斯刑，苦海希賢庶善懲智流。

大忍惡對篇頌

春山之下玉抵鵲漢水之陽璧千金清業神居德非重潔己患俗道已深愛憎喜怒生而習背榮華芳旨世所欽鴻才巨力萬夫敵誰肯制此方寸心逸驥狂兕韁不御繁羈密柙儻能禁遣情遺事復何想寂然無待恣幽尋

緣境無礙篇頌

悅象惚物終不名龍舉鸞集竟誰辯絕智亡身孰爲嫌韜名戢曜故能顯匪日匪月灼以懸安飛安翔虛而踐璧石無間恣出沒水火有性任舒卷敷教應俗鶩泉流現迹依方迅風轉大哉超世莫與羣希韓慕舜宜自勉

一志努力篇頌

像北二山尚有移河中一洲亦可爲精誠必至霜壓下意氣所感金石離有子剸掌修名立王生擢髮美譽垂自來勤心少窳墮何

不努力出邅危、勝幡法鼓紫且擊、智師道衆紛以馳、有常無我儼既列、無明有縛孰能窺、

禮舍利寶塔篇頌

越人鑄金誠有思、魏后樵木亦云悲、中賢小節猶可戀、去聖彌遠情彌濃、祇樹蕭條多宿楚、王宮寂寞妙遺基、設像居室若有望、聞儀駐景曖如之、連卿共日獨先後、道悠命舛將無時、傾懷結想惻以蘇、乖靈寫照拂塵疑、

敬重正法篇頌 藝文類聚作法門頌

出不自戶將何由、行不以法欲焉修、之燕入楚待駿足、凌河越海寄輕舟、仁言爲利壯已博、聖道弘濟邈難求、通明洞燭煥曾景、深凝廣淵湛淵流、翼善開賢敷教義、照蒙啟惑滌煩憂、功成兆有名兼居、淡然無執與化遊、

奉養僧田篇頌

五玉巳潤談而信八桂雖芳風乃拂妙理至言唯聖寶不自伊人孰弘道照容觀法識邈流撫俗騰光厥生老絕滅情嗜斷懼怡縱落豪華棄雕藻親愛倏忽信風燈財秈悠悠若塵草淵以龍蟄豈曰高濯足江漢更幽晧

勸請增進篇頌

俟河之清逢聖暫靈智俯接一其邀白日馳光不流照葵藿微志徒傾翹遍盈空有盡三界綿塞宇宙馨八遼德光業遠升至覺寂寞常住獨能超煎灼欲火思雲露沈汨使水望舟檝弘慈廣度昔有誓法輪道御且徐驅

隨喜萬善篇頌

聞善若己燭頁書見賢思齊美逝詰感幽動地孝有誠殞首流腸忠為操振禮摛文弘憲則機謀颸勇靜姦暴明白八素志沖闇高論窮微契神奧捐軀濟物不邀名輕財貴義豈期報百行萬善紛

塗軌求誠罄想非歎幽

迴向佛道篇頌

悠悠九土各異形擾擾四俗非一情驅車秣馬徇世業市交鬻義衒虛名三墨紛紜殊不會七儒委鬱曾未拚吉凶拘忌迺數術取與離合實縱橫朝日夕月竟何取投巖赴火空捐生咄嗟失道爾迴駕河彼流水趣東瀛

發願莊嚴篇頌

心所期兮彼之岸何事浮俗久淹滯照慧日兮駕法雲騰危城兮出塵館芳珠燁兮閱歲時寶樹颺兮警昏旦清露溥甘永以拒喜園流采常爲玩無待般郢方丈蓊安用秦箏纖指彈勒誠款願長不渝習苦塵勞從此捐

皇太子哀策文

綠幕啟塗銅池從殯鏘鐸既行挍綍且引皇帝痛梁儲之闕希哀

匕鬯之有亡。罔含嗟乎崇正。顧掩欷於承光。式眺元良。永懷人寶。俾茲史策。載餘風道。其辭曰。

居辰北極。在日重離。誕惟妙善。克自生知。資神為契。合聖如規。地維載位。月紀賓則。哀纏晦朔。燧改歲時。饘粥不溢。薑桂無滋。悅終心禮。昌我帝基。思皇下武。繼及上德。將叶人神。永貽家國。用稽嗣典。實弘儲則。庸器改物。徽號崇名。往辭絲蓋。來馭朱纓。旂旐旖旎。鸞鸞晉明。守器宣華。訪安永福。上漏驂軒。初晨戒服。慶色伊滿。肅儀載肅。至誠莫感。遐福空辭。氣程月志。寢動年司。素娥犯列。青雲失滋。中樞軫夢。當戶陳詩。楚藥毀方。秦醫反轍。高議虛演。奇文徒說。遠賓上靈。長違昭世。痛結宸慈。哀震華棣。嗚呼哀哉。軒帷高寂。庭帳深陰。鶴關晝掩。鳧燈夜沈。仍襲未改。容饌如臨。暖徽儀而可慕。標嗣子之純心。嗚呼哀哉。草殯告期。麻衣請日。辯域展圖。揚軀獻吉。文物充階。具僚在位。總葭挽之哀淒。覩風煙之騷瑟。嗚呼哀

哉飾鏖輅而南指、轉旌羽而北徂、車結軫於雕轂、馬緩節於金蘇、寄靈心於蒻象、增戀戀於國都、嗚呼哀哉、光徙靡而欲沈、山荒涼而遂晚、城闕納而何期、平原忽而超遠、情有望而弗追、觀如疑於將反、嗚呼哀哉、藝文類聚十六

永嘉長公主墓志銘

作儷阿嫂、取儷漢妃、相金漏質、穠李悲暉、肅穆婦容、靜恭女德、廟史求箴、披圖問則、慶善郁爽、與仁冥默、宵燧亡明、曉挽已聲、松門嚴閟、泉帳寒清、悠悠哉白日、鬱彼佳城、藝文類聚十六

豫章文獻王墓誌銘

領袖傾淪、人綱弛沒、半嶽摧峯、中河墜月、眷然曉隧、如何夜臺、儵駱悅慕、徠吹徘徊、千秋萬祀、願有餘哀、藝文類聚四十五

王秀之

秀之字伯奮、琅邪臨沂人、宋儀同敬弘孫、歷著作佐郎、太子舍

入轉洗馬司徒左西屬出爲晉平太守還除安成王驃騎諮議轉中郎又爲高帝驃騎諮議昇明末轉左軍豫章王嶷長史尋陽太守隨府轉鎮西長史南郡太守齊受禪遷司馬加冠軍將軍遷長史領儒林祭酒遷南郡王司馬復爲黃門郎領羽林監遷長沙王中軍長史武帝即位爲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出爲義興太守遷侍中祭酒轉都官尚書進侍中領射聲校尉出爲輔國將軍隨王鎮西長史南郡內史徵侍中領遊擊將軍未拜仍爲輔國將軍吳興太守隆昌元年卒諡曰簡子

貽宗測書

昔人有圖畫僑札輕以自方耳（南史宗測傳）

與胡士書

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南齊書虞愿傳　南史虞愿傳）

遺令

衣服不得入柩祭則酒脯而已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南史二十四

王晏

晏字士彥瑯邪臨沂人宋通直常侍弘之孫大明末爲臨賀王國常侍員外郎巴陵王征北參軍安成王撫軍參軍隨府轉車騎參軍晉熙王安西主簿武帝鎭西記室諮議累遷領軍司馬中軍從事中郎齊受禪轉太子中庶子武帝即位轉長兼侍中領步兵校尉遷侍中累至右僕射領太孫右衞率鬱林即位轉左僕射海陵即位轉尚書令加後將軍封曲江縣侯明帝即位進驃騎大將軍領太子太傅進爵爲公建武四年坐罪誅

奏爲文惠太子服

案喪服經爲君之父長子同齊衰朞今至尊既不行三年之典止服朞制羣臣應降一等便應大功九月功衰是兄弟之服不可以

服尊、臣等參議、謂宜重其衰裳、減其月數、同服齊衰三月、至於太孫三年既申、南郡國臣宜備齊衰、朞服臨汝曲江、既非正嫡、不得爾先儲、二公國臣、並不得服。南齊書禮志下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右僕射王晏等奏又見通典八十二

又奏

案喪服經、雖有妾爲君之長子從君而服、二漢以來、此禮久廢、請因循前準、不復追行。南齊書禮志下通典八十二

又奏

伏尋御服文惠太子朞內不奏樂、諸王雖本服朞而儲皇正體宗廟服者一同釋服奏樂姻娶便應並通、竊謂二事俱是嘉禮輕重有異、娶婦思嗣事非全吉、三日不樂禮有明文、宋代朞喪、降在大功者、婚禮廢樂、以伸私戚、以從前典、南齊書禮志下通典八十二

又奏

案禮祥除、皆先於今夕易服、明旦乃設祭、尋比世服臨然後改服、與禮爲乖、今東宮公除日、若依例皇太孫服臨方易服、臣等參議、謂先哭臨竟、而後祭之、應公除者皆於府第變服、而後入臨、行奉慰之禮、南齊書禮志下 通典八十二

奏太子祔太廟禮

故太子祔太廟、既無先準、檢宋元后故事、太尉行禮、太子拜伏、班太尉俱、臣等參議、依擬前典、太常主廟位、太尉執禮祔、太孫拜伏、皆與之俱、正禮既畢、陰室之祭、太孫宜親自進奠、南齊書禮志上 永明十一年右僕射王晏吏部尚書徐孝嗣侍中何胤奏詔可

明堂配饗議

若用鄭玄祖宗通稱、則生有功德、沒垂尊稱、歷代配帝、何止於郊、今殷薦上帝、元屬武帝、齊書作尤屬世祖 百代不毀、其文廟乎、南齊書禮志上 隆昌元年左僕射王晏議 又見通典四十四

江斅不應轉都官尚書啟

江斅今重登禮閣，兼掌六軍，慈渥所覃，實有優忝。但語其事任，殆同閑輩。天旨既欲升其名位，愚謂以侍中領驍騎，望實清顯，有殊納言。南齊書江斅傳：永明七年，徙為侍中，領驍騎將軍，尋轉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王晏啟

西昌侯不應領選啟

鸞清幹有餘，然不諳百氏，恐不可居此職。南史二十四

王思遠

思遠，晏從弟，小字阿戎。宋建平王景素辟為南徐州主簿，除晉熙王撫軍行參軍，安成王車騎參軍。建元初，為長沙王後軍主簿，尚書殿中郎，出補竟陵王征北記室參軍，隨府遷司徒錄事參軍，太子中舍人，建安內史，除中書郎，大司馬諮議，吳郡丞，還為司徒諮議參軍，領錄事，轉黃門郎，遷御史中丞。建武中，遷吏部郎，改授司徒左長史。永元二年，遷度支尚書，未拜卒，贈太常，謚

貞子。

謝吏部郎表

近頻煩歸啟，實有微槪，陛下矜遇之厚，古今罕儔，臣若孤恩，誰當戮力，既自誓輕軀命，不復以廉黜爲疑，正以臣與晏地惟密親，必不宜俱居顯要，慺慺丹赤，守之以死，臣實庸鄙，無足獎進，陛下甄拔之旨，要是許其一節，臣果不能以理自固，有乖則哲之明，犯冒之尤，誅責在己，謬賞之私，惟塵聖鑒，權其輕重，寧守褊心，且亦緣陛下以德御下，故臣可得以禮進退，伏願恩垂拯宥，不使零墜，今若祗膺所忝，三公不足爲泰，犯忤之後，九泉未足爲劇，而臣苟求刑戮，自棄富榮，愚夫不爲，臣亦庶免，此心此志，可憐可矜，如其上命必行，請罪非理，聖恩方置之通塗，而臣固求擯壓，自愍自悼，不覺涕流，謹冒鈇鉞，悉心以請，窮則呼天，仰祈一照。南齊書王思遠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齋文卷十三終